

宋代禅宗思想对陶瓷茶碗装饰技艺的影响

黄金谷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 210046)

【摘要】受宋代禅宗思想的影响,宋代南方地区的陶瓷工匠们将以“戏”悟道的创作观念带入到陶瓷茶碗的艺术实践中,将禅宗义理展现为一套独创性的视觉图式,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色釉装饰面貌。

【关键词】禅,茶戏,技艺,空

中图分类号:TQ174.74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自中晚唐以来,中国文艺的发展,便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在宋代,一大批深受禅宗影响的文人士大夫,以艺悟道,禅宗思想渗透在他们日常的生活行为中。诸如在文人僧侣中流行的茶百戏、墨戏等自娱方式,皆以“戏”悟道,推崇一种无滞无碍、游戏自在的心态。并将此作为流行的风尚,透过墨戏、茶戏中的“幻象”,一超直入地去证悟自心之禅道,去实现生命的超越与精神的自由。作为茶戏中的重要道具—陶瓷茶碗的装饰也接纳了宋代禅宗思想的影响,将不立文字的禅宗义理展现为一套独创性的装饰技艺与视觉图式。

1 茶碗中的幻象

茶能助禅,特别是茶戏中的梦幻性,照应出内心真实的存在。“梦幻观”是宋代文人最常用的观物方式之一,正是用现实的虚幻来对照、显现出心性本寂的真实,从而实现对本心的回归。由于以梦幻观空,文人僧侣们能够从中获得心灵的平静。碗中茶沫造就了幻景的一闪一灭,从无到有,从有形归为无形,幻象即出而湮灭,观者不是对幻想存有永驻的期望,而是对闪现随即幻灭这一过程的审美体验。

北宋初年陶谷在《清异录》中有关于茶戏的记载:

“近世有下汤运华,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

“生成盏饌茶而幻出物于汤面者,茶匠通神之艺也。沙门福全,生於金乡,长於茶海,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小小物唾手办耳。檀越日

造门求观汤戏,全自咏曰:‘生成盏里水丹青,巧画工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

梦幻观的审美活动通常不会出现日常状态的生活中,正如将茶汤中的水脉比之于“禽兽虫鱼花草之属”,这不是一种与真实物象的相似,是在意象上的类似,依赖于观者的心理经验对形状的积极想象与感知,进而产生出幻觉。观者与展演者共同创造了这一仪式过程。茶戏需要特殊的关注者和施作者,一方面是能够对茶沫形状迅速解读的观读者,另一端是这一场域中即兴发挥的表演者。茶汤化成影像的重要意义不是它所展现的图画形状,而是它“须臾即就散灭”的本质特征。它是僧侣、文人之间传道、悟道的重要方式,在出题与解题的互动游戏行为中完成心灵的神会与智慧的碰撞,茶碗方寸之内变成为了禅宗授道的场所。

茶沫之形再如何华丽纤巧,它总是要消失的,茶百戏的仪式点出了世间幻象的本质,是茶者参禅悟道的机缘。在饮茶行为中“戏”,无需言说,却禅意顿生。禅学思想不仅体现在僧侣阶层中,也在宋代上层的文化群体中广泛流行,并贯穿在文人的艺术实践中。上层的风尚雅好也引来民间的效仿,茶百戏中“戏”的境界以及对种种“幻象”的审美实践,也会传导给茶碗的制作者,他们在茶碗釉装饰的技艺中加以发挥。在藏于上海博物院的一只宋代黑釉茶碗中,白色釉在黑色釉底上挥洒,如同茶者在茶沫中点汤、戏作的技艺一般(图1),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装饰方法。

陶谷《清异录》还记载了一种茶艺过程中利用剪纸遮盖形成的装饰方法:“漏影春法,用镂纸贴盏,糝茶而去纸,伪为花身。别以荔肉为叶松实鸭脚之珍物为蕊,沸



图1 吉州窑黑釉碗底中的白釉“戏作”形迹

收稿日期:20012-11-12

基金项目: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ZZ12_0373)

作者简介:黄金谷(1974-),男,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美术学理论。

E-mail:huangjingu1221@163.com

汤点搅”。作为茶艺之法的“漏影春”利用剪纸在碗内壁漏花露出的影迹，将碗的内壁的茶沫转化成为一朵花瓣的幻影。这一装饰手段利用剪纸的先贴后揭，显现出底色的形状，与吉州窑黑釉剪纸漏花装饰技艺同出一辙，所不同的只是茶沫换成了乳浊的花釉底色，但留给观者的是同样是回味无穷的意境。

2 碗中观花

瓷质茶碗最适合饮茶，在禅宗丛林寺院里，茶的重要性尤其显著，茶碗已经是禅寺活动中的重要器物。对僧侣而言，茶碗是独具一格的修行场所，茶道中包含着佛教影像修的要义。当茶沫凝为物象，在茶碗的衬托下，茶沫的影像成为了禅者修行的绝妙途径，“投铛涌作沫，茶碗聚生花。”唐代皎然禅师的诗描写了烹茶、注茶所呈现的艺术画面，留给后人一种可想象的极美好的视觉享受的艺术效果。与皎然禅师交往甚密的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描述：“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茶禅之道对茶沫的心存目想，使茶碗化为了茶道仪式中心灵观想的舞台。

方立天先生曾总结了“观”的特点：“佛教的观与通常认识上的感性、理性活动不同，与知识上的判断、理解也不同。众生以佛的智慧观察世界，观照真理，主体心灵直接切入所观的对象，并与之冥合为一，而无主客能所之别，谓之观；或主体观照本心，反省本心，体认本心，也称为观。观是佛教智慧的观照作用，是一种冥想，也即直观，直觉”。在文人及僧侣群体心灵修行仪式中，茶碗既是主要道具，同时陶瓷茶碗的物质性态也成为被关照的对象，成为可以寄情于斯的介质。许多茶碗在装饰中流露出的意趣恰如以另一种视觉的方式实践了禅宗的义理。

2.1 隐现之间

在茶碗围合出一个半封闭的空间中，我们看到，无论在北宋耀州窑的青釉碗中（图2），还是南宋景德镇的影青釉碗中，作为茶碗装饰主体的“刻划花”，被“隐藏”在碗的内壁底部，而在碗装饰的一般重要部位——外壁和



图2 北宋耀州窑青釉碗刻划装饰



图3 吉州窑黑釉碗剪纸漏花装饰

碗的口沿部位却了无装饰。当它被搁放不用时，我们一般无法通过外在的部分看到碗内的底部纹样，只有将它捧起，视线正面朝向碗底时，我们才会看到内部完整的装饰，也就是说，在饮茶的进程中，方可认识庐山真面目，碗中才会的浮现完整的花色景象。而茶碗不用之时，“花”对于我们是隐秘的存在。茶碗使用的开始与结束，被转换为“花”样的显与隐，“花”出现或消失的轮回之间留给使用者强烈的戏剧感，恰好折射出宋人对于“花”的禅意解读。与这一活动性质产生共鸣的是，在釉色的掩映下的影青瓷碗中的划花装饰，已经不是如雕塑般的深凹凸感，而是一种若有若无、忽明忽灭的浅淡的“痕迹”而已。它欲说还休，留下悬疑，却调动了观者心灵的对它最积极的想象。

2.2 错觉与顿悟

受禅宗思维方式影响的文人士大夫在直觉观照中，往往抛弃了一切逻辑思维所必须的程序，在深深的沉思冥想中，非理性的直觉往往突破物象的界限、语言的束缚，自由无疆、事事无碍地进行着大幅度的跳跃联想，“在这种直觉的沉思与观照中，一切时空物我的界限、区别都不复存在，完全是混沌一片，物中有我，我中有物，视觉、味觉、听觉、触觉可以相通，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可以颠倒。”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中，物我、物物的界限已经泯灭，时空的方位不复存在。南宋吉州窑黑釉茶碗中剪纸漏花形象（图3）指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反问：是釉面衬托出了花样？还是花样衬托出了物质的流动性质？只有禅者自知也。这类茶碗的黑釉底上覆盖着具有纹理变化的花釉。纹样便是黑釉透过花釉的漏影形成的。黑釉为底釉，花釉为面釉，这是物理上的底与面的关系，但视觉的印象中却颠倒了真实的底、面秩序。在观看的实际感受中，视觉上浮现出花纹实际为底釉的黑色所显示，纹样的视觉底色是由覆盖在底釉之上的花釉形成的。物理关系上的秩序与视觉的秩序感知相互颠倒，将人的感知悬离于实际的物质影像关系中，破除辨识物象的妄想与执著。茶碗釉装饰颠倒了视觉现象与物质现象的对应关系，以视觉感知的混沌、错乱带给饮茶者一个颇有禅意的“顿悟”事件。似乎提醒茶者：忘掉影像，回归本性。

2.3 瞬间



图4 黑釉碗剪纸漏花装饰中的梅枝影

吉州窑茶碗的黑釉漏花装饰的纹样虽然有着明确的题材类型，其纹样的视觉效果却是暧昧模糊，追求若即若离的意象。黑釉为底，流动的花釉为面覆于其上，花釉中的结晶与分相机理造成了不安定的特殊纹理。釉面结晶流动的状态下，纹样的轮廓不易清晰，在一个流淌的动态图底上，任何可辨的图形只是一瞬间的展现。纹样透过流动的底纹，偶然闪现一下，似乎马上又要淹没在流动不息的花釉底色中。在这样的物状态下，一切物象都处于生灭之间的转化状态，始终游离于一个可以确凿的视觉对焦点之外。就如同这只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吉州窑黑釉碗的装饰中（图4），梅花的影迹出现在一个搅动流淌的花釉纹理背景中，它的身影注定短暂而不确定，仿佛只是一瞬间的闪现。也许在一秒钟之前还是空无一物，又或许在一秒之后，它又消散无影了。当我们面对它时，它是正在聚集成枝，还是即将消散逝去？已经不

再成为我们的追问，因为在形影将成未成、将散未散的那一瞬间便拥有了永恒的审美意义。

3 结语

陶瓷茶碗装饰的形象符号与物质感知之间所呈现的混乱与颠倒关系，打破了将材料作为艺术形象物质载体的基本认识。它提醒我们跳出追寻符号与形象背后的意义解释——这样一种认识框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有形状的符号将原本抽象的材料本性变为了我们可以真切感知的对象。使一直被我们视为空泛的背景材料——色釉成为了艺术的主角。釉面流动聚散自发性质在此成为了这只茶碗最重要的装饰内容。茶碗用它的物质性去除了对视觉符号意义的追问，观用者从中顿悟到“色即是空”的禅意：碗中有形的花样原来只为验证万物在本质上的空寂与虚无。

参 考 文 献

- [1] 方立天. 中国佛教直觉思维重要词语略说 [J]. 中国文化研究, 2001(03)
- [2] 毛沛定. 禅宗与宋代文人“墨戏” [J]. 民族艺术, 2010 (01)
- [3] 葛兆光. 禅宗与中国文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4] 黄金谷. 一斑窥“器”——宋代民窑钧瓷釉斑的图式象征及美学观 [J]. 中国陶瓷, 2012 (06)

THE INFLUENCE OF ZEN THOUGHT OF THE SONG DYNASTY UPON DECORATIVE SKILL OF CERAMIC TEACUP

Huang Jingu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Abstract】By Zen ideological influence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Song Dynasty ceramic artisans creative concept of the "drama" into a ceramic teacup art practice and developed Zen Rationalist as a visual schema originality creating a unique colored glaze decorative look.

【Keywords】Zen, teaplay, skill, empty